

Inquiries into the Nature of Slow Money

慢是美好的

Investing as if Food, Farms and Fertility Mattered

慢 钱 的 魅 力

[美]伍迪·塔什 (Woody Tasch) / 著 程存旺 石嫣 / 译

货币与自然共处的奥秘



東方出版社

Inquiries into the Nature of Slow Money

 慢是美好的

Investing as if Food, Farms and Fertility Mattered

[美]伍迪·塔什 (Woody Tasch) / 著 程存旺 石嫣 / 译

東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慢是美好的/ (美) 塔什 著; 程存旺, 石嫣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7 -5060 -5285 -6

I. ①慢… II. ①塔… ②程… ③石… III. ①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IV. ①F06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4812 号

INQUIRIES INTO THE NATURE OF SLOW MONEY
INVESTING AS IF FOOD, FARMS AND FERTILITY MATTERED
by Woody Tasch

Copyright © 2008 by Woody Tasch

Oriental Pres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Co.,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USA www.chelseagreen.com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Company 授权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所有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3527 号

慢是美好的

(MAN SHI MEIHAO DE)

作 者: [美] 伍迪·塔什

译 者: 程存旺 石 嫣

责任编辑: 陈 涛 袁 园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6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7 -5060 -5285 -6

定 价: 33.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序 言

在过去的 300 年里，经济一直都凌驾于人本主义和文化之上。尤其在最近的一个世纪里，资本主义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带动文化和政治发展的动因。

由于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的巨大发展，经济发展再一次被认为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线性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们认为大自然能够提供无穷无尽的资源。但现在，我们亲眼目睹了这种观点所带来的环境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找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在这种经济形式下人们知道怎样将一切控制在极限范围内，懂得如何尊重大自然，认识到一切都应以人为本，政治和人本主义应该凌驾于经济发展之上而不是相反。我们必须发展一种与自然相协调的新型经济。若缺乏这方面的认识，我们的经济必将是超速失控的，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的是永无止境的消费和遥远的国外市场，而这一切必将极大地破坏国内市场、社会以及国民生活。

慢钱有足够的潜力使资本退出永无止境的消费循环，同时也使资本不再只聚焦于市场，相反，它可将资本带入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在这种经

济形式下，人们关注的是商品的质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到底什么才是经济的基础呢？显然，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肥沃的土壤。如果我们像使用合成肥料一样用钱达到目的，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必将只是暂时的假象，因为这种经济增长并不是建立在与地球和谐相处的基础之上的。但如果我们像使用农家肥一样用钱达到目的，我们则有可能创造一种建立在与自然长期和谐相处基础上的经济形式，同时衍生出一群新型投资者，他们拒绝一切违背人性的利益！

毫无疑问，有些经不住利益诱惑的人则会说：“这就变成了其他的东西而不是经济了。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新时代（New Age - y）的谈话并不是对病入膏肓的现实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我完全赞成这种说法。这是一种新的经济，一种强调和谐和商品质量的经济，一种诚信、耐心、健康的经济，一种决定我们未来的经济。

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些关于经济的最根本问题。在这个金融体系异化得极其复杂的时代，我们需要极大的勇气来提出这些触及根本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些经验丰富和有远见卓识的人来解决这些问题。假如我们不能找到像和谐处理农产品、农民与土壤肥力之间关系的方法来解决投资问题，那么现在取得的虚假进步还能持续多久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孕育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和文化的过程。

卡洛·彼特尼（Carlo Petrini）

国际慢食协会创办人

意大利布拉（Bra, Italy）

前言

1930 年甘地访问英国时，一个记者问他：“甘地先生，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西方文明的？”

“我认为西方文明是值得崇尚的文明。”甘地回答道。

我真的很不想在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甘地。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可持续运动一直在蓬勃发展，我也听到了很多玛格丽特·米德、甘地和爱因斯坦的言论。

但是，假如汤姆·罗宾斯（Tom Robbins）能够以甜菜作为小说的开头，那么我也可以这样开头。^①



我正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我手头的这些内容十分枯燥乏味，我对专家做出的那些无趣的预言始终持怀疑态度，因为我对既沉闷又晦涩难懂

^① 汤姆·罗宾斯的著作《吉特巴香水》（*Jitterbug Perfume*）开篇的话就是“甜菜是最有感情的蔬菜”。（The beet is the most intense of vegetables.）

的经济学有一定的了解。在探寻当今一些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尽量多听取哲学家、诗人、生态学家、企业家和农民的看法，而少听取经济学家的意见。

要想理解经济学时代的意义，就必须确实地了解一系列的经济学原理。首先是“超”（meta），即 E. F. 舒马赫先生所说的元经济学（meta-economics），最后则是“次经济”，它指的并不是土壤而是科幻的东西，指的是在现代及后现代社会中人们认为无比荒谬且无法将之商品化的东西：在富人群中它是一种共生现象，如同土壤肥力一样十分神秘。

“值得崇尚的文明”意味着若将西方文明比喻成土壤，那么它就不应该用肥沃的表层土壤仅生产便宜的作物。对这些作物进行加工后它们的价值也不会遭到质疑，市场对它们也是信心满满。



文明是个大范畴。但只要土壤消失了，文明也就不复存在了。只要不再对土壤进行投资，土壤也就不再有价值。

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空洞的理论。我们需要的是精致的思想，崇高的思想。崇高之处在于这些思想能够指导伟大的行动，正如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所说：“土壤并不是大规模消失的，而是在人们对土壤一点一滴的破坏下才逐渐消失的。土壤的破坏问题并不是科技所能解决的，它需要人们点点滴滴的行动，并且遵循许许多多的限制条件。”^①

因此，本书没有空洞的理论和复杂的方法，有的只是些简单实用的小方法，一些关于处理作物、土壤和资本之间关系的新想法。书中的这些新想法由一位 30 年来既从事风险投资事业又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在分析一手资料、努力消除风险投资的负面影响基础上提出的，约翰·多尔（John Doerr）将它们称之为“史上最伟大的财富积累”。提出这些想法的人由衷

① 温德尔·贝里，“本地经济和自然保护”，《性、经济、自由和社区》（Sex, Economy, Freedom, and Community）（纽约：先贤祠出版社，1993）。

地希望本书能够对解决这些问题发挥一定作用。除了土壤腐蚀之外，还有一种在起作用的腐蚀，即社会资本的腐蚀、社会自身的腐蚀及对事物认识体系的腐蚀。



要形成 1~2 英寸的土壤大约需要 1 000 年的时间，如果只关注土壤的现有生产能力而不关注其肥力的可持续发展，那么一英寸表层土壤只用 40 年左右就能被腐蚀掉。1776 年以来，美国有 2/3 的表层土壤已经被侵蚀了。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每年被腐蚀的土壤数达到 40 亿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近 1/3 的耕地都已退化，每年被侵蚀的耕地达到了 1200 万公顷，相当于世界耕地总面积的 1%。中国的耕地面积一共是 1.3 亿公顷，其中高达 1/3 的耕地已经被严重侵蚀了，1999—2003 年间其作物的产量下跌超过 10%，而施用的化肥越来越多。^①

人们对土壤健康的关注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奠定了植物营养腐殖质的理论基础，他的学生泰奥弗拉斯（Theophrastus）被称为“植物学之父”。智人（homo sapiens）这一词组中的 homo 就是从拉丁语腐殖酸（humus）演化而来，腐殖酸的作用是培肥土壤。列奥纳多·达·芬奇指出：“我们对天体运动的了解远远要多于对脚下土壤的了解。”达尔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都在研究蚯蚓对于土壤肥力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称为 20 世纪有机农业之父的艾伯特·霍华德（Albert Howard）爵士预言战后军火商为寻找新的硝酸盐市场而致力于生产化肥将导致以下问题：使用化肥之后虽然作物的产量会大幅增加，但是这些肥料对微生物的健康、作物的生长过程以及对保存腐殖质有重要作用的腐蚀过程都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21 世纪的前 10 年，尽管我们对许多事物都加深了了解，我们了解了原子能，也了解了银河系，但对于土壤中生命物质的了解还是不

^① 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肮脏：文明的侵蚀》（*Dirt: The Erosion of Civilizations*）（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7）。

够，对此我们深感惭愧。据估计，每一克土壤中含有数十亿个单细胞有机体、数百万个多细胞有机体以及 4000 多种其他物质，这些物质大多都尚未命名，科学界也尚未对它们进行研究。^①

但是，转眼半个世纪就这么过去了，我们在人口增长压力、技术创新、消费主义和自由市场发展的带动下进入到一个食品体系中，在这个体系内人们认为土壤的作用仅是种植作物，因此完全可以给土壤施用一些化肥。

现在我们已经非常依赖科技、化肥的投入，最近又出现了廉价的石油。这些石油不仅有利于氮肥的增产，还有利于大规模机械化农场的管理以及能源密集型农产品的加工，长距离运输体系的改善。在美国，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其总排放量的 20%。但让人们惊奇的是，肥沃的土壤竟是一个有效的二氧化碳汇集库，它能有效缓解全球的温室效应。

我们所面临的食物和农业体系问题并不仅与石油峰值相关，地下含水层的枯竭、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农药和其他一些有毒物质的广泛使用、工业化养殖场所带来的健康和废物管理、营养以及食品安全等问题，并且随之发生的还有工业集中度提高、农村经济衰退、全球商品价格波动；^② 它们所引起的问题涉及面十分广泛，让人为之一惊。但当人们了解到一些平时不为所见、只在现代经济视角下才得以显现的问题时，可能会更加震惊。



你不会特意搭乘波音 747 去街角的商店买一夸脱（1 夸脱 = 1.136 升）

① 戴维·铃木（David Suzuki），《我们的发展有多可持续？》，2003 年 4 月 2 日。

② 2008 年上半年阿富汗的面包价格上涨了 60%；在 2 月份，当哈萨克斯坦政府宣布限制小麦出口时，全球小麦价格一天内上涨了 25%；2007 年，孟加拉的大豆油价格上涨了 60%；2007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的全球食物价格指数攀升 40%，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纪录。是受生物燃料的影响，还是受中国旺盛需求的影响？或者是全球肉食消费增长的影响？抑或石油峰值到来？还是干旱和“天气反常”对收获造成影响？《时代周刊》（Time）的答案是：所有上述这些因素都构成影响。（《时代周刊》，2008 年 2 月 27 日）。

的牛奶；你不会特意发动挖土机就为了种植一棵大蒜；你不会用一个工厂饲养一头猪；你不会给自己的食物下毒；你不会跨越大半个地球就为了用家庭农场种植出的新鲜食物去交换工业制成的、经辐照的，或是被污染过、或是含有化学成分、或是已经不再新鲜的食物；你不能杜撰出某种经济利益值以诱使农场不断扩大，甚至在施用化肥时还需要使用全球定位系统才能准确地给作物施肥；你不可能设计一个每种作物只能给农民带来9美分收益的种植体系；你不可能会让表土白白流失进密西西比河，使河里充斥着残留的农药和化肥，最终使整个区域变成像墨西哥湾的罗德岛一样完全毫无生命气息；你不可能消耗57卡路里的石油能源就为了生产出1卡路里的食物能源。^①

不，没有谁会设计一个这样的体系。但现在我们确实需要修整、改革我们现有的技术密集型、抽取式、中间商操控的食物体系。

这个体系是效仿全球资本市场运作而创造的。体系中的工业化农场主就像资本市场的投资商一样，将土地视为资本媒介投入，以收获最大的产出。



在2007年8月落基山研究院25周年庆典上，主持人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提出了一个问题，研究小组中的一个杰出成员回答了他的提问，他说道：“假如这是个三赢体系，假如这些新技术、新设计解决方案足够简练精彩、有利可图，那么什么东西能阻止它们被加以利用呢？现在的这些阻力是从何而来呢？”出乎意料的是，因为这不是金融会议，所以关于首席执行官薪酬、短期财政刺激措施和资本市场结构的小组

^① “一磅的免洗生菜（prewashed lettuce）含有80焦耳的热量。根据康奈尔（Cornell）生态学家戴维·皮门特尔（David Pimental）的研究，种植、冷藏、清洗、包装和运输一盒有机沙拉到东海岸的餐桌消耗超过4600焦耳的化石能源，即每焦耳食物能源消耗57焦耳的化石能源。（若沙拉的原料是常规种植的，则上述各项数据均增加4%。）”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杂食者的困惑》（*The Omnivore's Dilemma*）（纽约：企鹅出版社，2006）。

讨论并没有达成实质性意见。

发明家迪安·卡门（Dean Kamen）在台上说道：“风险资本家极具热情，但是他们知识的广度却十分有限。我们受19世纪思维方式的影响而停滞不前，这种思维方式将我们带入大规模集中性生产和动力生产中。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形成有利于长期改善民生的小规模投资思维模式。”

上述问题及其相关讨论推动了一种新型金融业的产生，从让人难以置信的“慢钱”的名字就能看出来。

这个前提即：我们所面临的土壤肥力、生物多样性、食品质量和地方经济的问题并不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它们是金融问题。在一个以优化利用资本为目的的金融体系下，最终必将导致在广阔的农田里种植的作物全是便宜作物和转基因玉米，主要的街道必将日益消失，在孩子们的认知里所有的作物都来自超市，一部分人患有肥胖症而更多人却处于长期饥饿的状态。当这些结果出现时，我们应该觉得毫不意外，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造成这个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速度。我们从土地和生物的群落里提取生命的元气。在科技和工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自以为是地认为生物体和土地并不会因此而遭受重大伤害，但实际上我们的行为却极大地伤害了它们。正如俗语中所说的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相信自己所说的连篇鬼话。这个俗语也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

15年前，我准备将一个马厩改造成办公室。先要在铺设地板之前将地表的干马粪和沙子铲掉。有一天，我正从马联想到知识，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从谎话到废话的过程是多么合理啊！”在谈到资本市场与土地相脱节时一定会提到粪便。让我们把蜜蜂和猪也一起放进我们的故事里吧。

蜂群衰竭失调的故事与抗药性葡萄球菌的故事内容基本相同，因为它们都是关于单一作物种植的危害的寓言故事。每当我们试图重新排列自然系统或工厂的流水线时，不管是通过增加一个地方所饲养的猪的数量还是增加所种植的杏树的数量，最终都是以牺牲环境的复原能力为代价换得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问题不在于这个脆弱的系统是

不是会瓦解，而在于这个系统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形式被瓦解。现在，我们正努力接受可持续发展这个词。

迈克尔·波伦关于寓言的说法现在日益传开，他关于神话的说法应该和关于寓言的说法一样很易流行。

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寓言和神话之间并不存在冲突，甚至可以说神话根本就无法主宰现代人的思维。但是，除了神话之外或许还有其他很有感染力的故事可以让人们相信永无止境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值得拥有的，尽管日益积累的数据表明事态正朝着反方向发展。除了神话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说服我们相信一个拥有 10 亿人口和 2 万亿美元经济总额的星球所施用的经济组织原则对一个拥有 66 亿人口和 66 万亿美元经济总额的星球同样适用？除了神话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人觉得土壤是值得消耗的呢？除了神话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一种事物像公司一样拥有大规模的内部机构，像调解仲裁一样复杂，像资本的流通一样快速呢？



有一种东西和资本一样流通非常快。

所谓流通速度很快的资本就是不受人物、地点和难以琢磨的融资活动影响的那部分资本。现在资本流通得太快了，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辨识世界经济在信贷市场上的发展是否沿着正确的方向；也无法辨识现在的我们是否正挣扎在一个更深、更具挑战性的市场之中。这个市场与石油美元、衍生产品、对冲基金、期货、套利和一个拜占庭式的超级证券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超级证券公司则不存在量化、程序交易、投机者，而且就算是投资银行的总裁也不能完全理解市场规律从而使公司的运作达到完美。就像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汉堡里的肉具体是哪种动物的肉一样（因为它可以是数百种动物的肉），没有人能说出这个或那个证券里的钱的真正来源、最终会流向何方，以及最终它能否结束像烫手山芋一样只在人手停留几秒

钟的命运。但是，烫手山芋的命运却道出了资金的内在本质或真实价值。流通很快的资本创造出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里当被媒体问起信贷危机的相关结果时，即便前财政部长也只能回答道“没有人知道”。

当资本、社会和生物区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就会发生上述的失常状况。在特定区域内，由于受到地质情况、土壤、植被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水流的速度是与周遭的环境相适应的。由于受特定区域内社会的长期需求和保存生态资本的需要等因素的限制，资本的流通速度也是相应的。由于受到大脑接收能力和社会集中学习比例的限制，所以信息流通的速度也是相应的。超过了限定速度之后，我们的生态就会退化、经济发展就会失衡、可持续发展就会遭到破坏；在处理复杂问题时，由于到处充斥着信息，所以也会造成失常。

只要资本在脱离我们日常生活的领域内极速增长时，这种失常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只要我们的投资方式仍旧保持着脱离生活、脱离消费方式的状态，这种失常的状况就会更加恶化。只要我们的投资使公司濒临破产并最终落入以金融资本的无限增长为首要目的的缺席股东的掌控之中，这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本消耗失常的状况就会加剧。



从社会层面上来看，人们从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对金钱、公司和自然进行反思。其中的杰出代表是雷·安德森（Ray Anderson），他关于保罗·霍肯（Paul Hawken）《商业生态学》（*The Ecology of Commerce*）的反思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已经被当做一个传奇。在安德森 60 岁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他开始担忧环境，而这种担忧犹如一支箭插入了他的心脏，于是他在执掌自己的制造公司几十年后开始对公司进行改革，他致力于使公司摆脱原来“依靠掠夺自然资源以增加效益”的发展战略，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公司的生态足迹，以此使公司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先锋。安德森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先驱，幸好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阿尔戈尔（Al Gore）和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已经

将气候变化和社会企业提上了议事日程。保罗·霍肯在全世界范围内成功地激励了上亿人在“受祝福的暴乱”的思想指导下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事业服务。埃默里·洛文斯（Amory Lovins）先生“生态效益”的观点正日益被人们所接受。詹宁·拜纽什（Jenine Benyus）、比尔·麦克多诺（Bill McDonough）等一些人正努力推广灵感源于大自然的生物模拟学。生物模拟学虽然不像生态效益一样那么受关注，但是却同样重要。一些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例如社会责任事业、克瑞斯组织、社会风险投资网络、投资人社交圈、社会企业联盟、地方经济商业联盟、伦理市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社区发展金融中介等扩大了传统商业责任的内涵以及私企本质的范畴。目前，社会投资基金管理下的社会资产大幅增长。5 万人为了一睹最新的有机和天然的产品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东西部天然产品博览会。Terra Cycle 公司、石原农场（Stonyfield Farm）、Farmers Diner 公司、Dancing Deer Baking 公司、United Villages 公司、全球能源公司、Sun Edison 公司、冰石公司等数千家具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不仅成功实现了股东价值，而且还创造了公众收益。

这些内含生态文明积极意义的事物方兴未艾，发展势头喜人。与此同时，人们又都经历了严酷的环境和经济危机，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完全领悟到这些积极事物发展的本质呢？

我的回答是：因为绝大部分人对此的认识还十分模糊，甚至熟视无睹。

打个比方，有 1 亿个积极分子正努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还有 1 亿人顽固地坐在电脑前操控电脑，他们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促进金融投资组合的增长，并提高资本的流通速度，不断促进注重金钱为中心、短期利益的文化，最大化流通，最小化渗滤和放弃以可持续发展的育种方式来灌溉的方法，这些人当中的主要代表即是投资者和中介机构。

本书详述的是在我脑海里慢慢展开的一段悠长的领悟，虽然有些尚处于蒙昧阶段，但我坚信它们最终一定会成熟。

这些尚未成熟的领悟是受到许多启发才感受到的，他们的经验和观点

给我带来极大影响。

- “即使它现在很有效，但我觉得最终的收益并不能如你所设想的那么多。”1983年我往一个消费者医学数据库投资了50万美元，因为我相信最终的销售额能达到1500万，而且其中的净收入能达到200万。在了解我的投资之后，风险投资家吉姆·福迪希（Jim Fordyce）对我如是说。

- 1989年我创立了一个融合社会和关注环境的新创业基金后，资本联盟的主管托尼·霍伯曼（Tony Hoberman）对我说道：“在道义上我有责任帮助投资者尽可能减少投资风险以实现收益最大化。”

- “我们在投资孟山都（Monsanto）的同时又给可持续农业发展小组提供补助，这种做法难道不是在给其他人增添烦恼吗？”20世纪90年代初在致力于调整杰西·史密斯·诺伊斯基金会（Jessie Smith Noyes Foundation）和从事慈善活动之间的不和谐因素时埃迪·穆玛（Edie Muma）如是问道。

- “我想生活在一个只有10个公司而且每个公司都只有100个员工的社会里。”作为投资者联盟中的一员，马克·克莱格特（Mark Cliggett）在1999年如是说道，“但是我却更愿意投资一个拥有超过1000名员工的公司。”

2000年我游览了意大利的布拉，之后又有所感悟，并最终形成了我的思想体系。慢食是一家著名的非政府性企业，它于1989年在罗马宣告成立，初衷是想抵制麦当劳在罗马设立的分公司。现在它日益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万员工的跨国组织。辛西娅·斯卡菲迪（Cinzia Scaffidi）便是领导层的一员，我和她一起去了城里她最喜欢的一个集市。当她在和农民交谈时我注意到桌子上的一张老照片。

“辛西娅，照片里的人是谁？帮我问问他吧。”

“就是他啊！”她将农民的回答翻译给我听，“是他8岁时，在这里和

他父母的合照。”

现在这个农民已经 60 多岁了，我猜想那时他家每个星期五都会到这里来卖奶酪，现在算来已经 50 多年了，至于具体的年份可能只有他自己才清楚。推车里兜售的冷冻奶酪几乎可以与美国最好的奶酪相比，Piazza XX Settembre 广场一端的拱门下还有几家古老的干酪店，如果这些都不能让你动心的话，那么，当听到这位农民回答问题时，我着实震惊了，农夫的一席话使我仿佛置身于奶酪的历史之中，并且意识到传统、永恒的文化底蕴。

回去的时候，我和朋友谈起这个感悟，其中一个朋友回答说：“伍迪，在这个国家，我们给你刚才所述的情况下下了一个定义。”

“真的吗？是什么？”我问道。

“社会主义。”

但首先要提醒的是慢钱并不是“主义”。



慢钱并不来源于经济学家的头脑，相反，它产生于农民、消费者、企业家和投资者所采取的小举措中。他们提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他们也回答了用农业经济学家的那套公式无法合理解答的问题，因为尝试用农业经济学家的公式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使用价值 40 万美元的联合收割机，高密度、工厂化的猪圈，以及低空飞行的喷洒芬普尼（Fiprinol）的飞行器。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有机农夫和有机食品企业家很久了，特别是全食（Whole Foods）公司犹如一匹黑马闯进了《财富》（*Fortune*）全球 500 强这件事：有机物是一场运动还是一个产业？

一个名叫乔伊·萨拉汀（Joel Salatin）的农夫说道，有机是一项长期斗争中的一部分，这场长期斗争的发起者是征服者公司（Conquistadors），由孟山都公司推至高潮。这个观点是几年前全食公司的经理在一次生态农业峰会上提出的。乔伊·萨拉汀告诫有机农夫：“你们永远都要记住这点。

你们不是一个行业。不要让他们迷惑你。不，你们不是一个行业。你们是一项运动。它始于第一批反对征服者的本土居民发起的运动。你们正和现代世界的征服者即跨国公司作斗争，因为跨国公司会将生活印上他们的专属标志，破坏生活的多样性。”听了他的发言，石原农场的首席执行官加里·赫什伯格（Gary Hirshberg）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他同样掷地有声地告诫道：“有机并不是一项运动。我讨厌‘运动’这个词。我们是一个行业。我们必须是一个行业。假如我们想要在我们这一代完全实现食物中不含毒素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具有工业规模的公司。”

运动对行业、市场对社会、《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对华尔街、全食对慢食，早在21世纪初我们的心灵和思想就已经开始这些挣扎和斗争了。



现在，我这些尚未成熟的感悟正与尚未发展成熟的慢钱联系在一起，其中慢钱是一个新的非营利性中介，主要目标是促进资本流向注重维持土壤肥力和本地食物社区的企业。这其中尚未发展成熟的部分也就是最困难的部分，它突破原先的限制，抵制在运动和行业间作出选择，也坚持找第三条道路即所谓的“第四部门”。

我们现在正处于整个发明过程的中期，可能有人会说这本书应该等到最终的结果出来之后再出版。但是，我个人希望这本书能帮人们拓宽谈面，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最终结果。

开阔视野是当务之急，在抵制产业金融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一种无畏的精神。这是“减少风险投资”呢，还是“努力发展慈善事业”呢？怎样的回报才足以弱化建立本地食物系统所带来的风险呢？而怎样的回报才足以弥补缺乏本地食物系统所带来的风险呢？带着这种困惑我们裹足不前，努力尝试一种全新的设计工作，一种融合了历史角度的观点和由慢食创始人卡洛提出的激进人本主义观点的设计工作。